

有一个很会的男朋友是什么感受？

男朋友，丫一个妇产科医生，超会聊，词还贼多。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看的都是官方指导小人书。

神特么官方小人书！

「脱裤子。」

对面的医生小哥面无表情，一边戴手套，一边冷冰冰地说。

我哦了一声，乖乖把裤子脱到膝盖。

小哥皱眉看了我一眼，补充一句，「一只脚脱出来。」

我默默把裤子往地下扯。

小哥一边拿钳子，一边问我，「谈了几个男朋友？」

我老老实实回答，「三个。」

他又瞟了我一眼，突然莫名补充了一句，「同居了？」

我摇头，「没同居过。」

小哥啪地一下把钳子又丢了回去，「穿裤子。」

我：？？？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来这个？

玩我呢。

1

小哥回到办公桌前，唰唰唰给我开检查。

「月经不调，白带无异常，做个 B 超看看。注意饮食，不要熬夜，多锻炼，少吃垃圾食品。」

末了看了我一眼，「尤其是外卖。」

我就很好奇，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点外卖的。

然而他并没有给我时间反应，检查单丢给我就按了下一号。

「二楼缴费负一 B 超室排队，检查出来直接来找我，不用再挂号了，下一位。」

最后一句是送客，懂了。

我捏着病历麻溜地滚了。

我和赵初年的第一次相遇，起源于一句脱裤子，结束于一句去交钱。

当然，那是我以为的初次相遇。

2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我看着 B 超单上的无异常阴影字样，再想想医生办公室外头排的长队，本着没病不去浪费资源的节约精神，打算一走了之。

结果 B 超室那位极其温柔的护士姐姐，居然百忙之中硬是冲了出来，一路把我护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门口。

还极其热情地帮我交了病历本排队。

于是我又见到了让我脱裤子的医生小哥。

还听了 he 长达五分钟的絮絮叨叨。

从我作息不规律，说到我吃饭不积极，再说到我平时不锻炼。

简直比我妈还过份。

末了让我扫他桌上的二维码，关注医院公众号，定期来复检。

我满口子谢谢医生，保证听话调整作息。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就当他说话是放屁。

只要身体没出问题，痛经就是绝症，定期听唐僧念经就能治好了？

那我还不如直接下一曲大悲咒在家里循环播放。

出了医院大门，我想了想，给母上大人打了个电话，汇报了一下检查结果。

早两年母上大人赵女士还会苦口婆心劝我多出去转转，比如参加一下公园的相亲大会，递一下自己的材料。

最近倒是提得少了。

不知道是她想开了，还是在背着我憋大招。

3

下了班，我孤独寂寞地拎着两盒儿烤串，回去接着加班画稿子，最近刚接的私活儿。

回到小区，电梯门要关上的一瞬间，突然伸进来一只手，手指修长，指节分明，手掌白皙，肌理匀停。

我的画稿正好就缺这么一只完美无缺的爪子。

手指往楼层按键上移了一下，没按楼层，直接按了关门键。

我顺着手往上看了一眼。

对面小哥眉清目秀，气质干净，眼神清澈，一身正气还自带天然安全感。

那一瞬间，我脑袋里灵感就和火山喷发一样，瞬间构思了七八张男上女下男下女上，窗台上书桌上池塘边荒漠里树林中草地上各种不同场景酱酱酿酿的画面。

以至于他跟我解释说他住 807 我都没反应。

用我们画手圈的话来说，他真的是长了一张标标准准的，可适用于从古到今任何场景的，可攻可受可盐可奶的通杀脸。

对着这张脸，别说下饭了，他就是我行走的灵感启动器，我的金饭碗。

只可惜我怂，不敢明目张胆地看他。

直到他走出电梯，按完 807 的密码，我才从背影里反应过来，他就住我隔壁。

门挨着门的那种。

天助我也。

有他当邻居，我何愁画稿没男主？

问题是，我总觉得这位小哥哥，好像在哪儿见过，有点眼熟。

直到他开完门，冷不丁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我手里拎的烤串。

辛辣，刺激，上火，不健康。

就在小哥垂眼的那一瞬间，我脑中突然电光火石般闪出一线清明。

医院，白大褂，口罩，以及絮絮叨叨让我少吃外卖的，唐僧。

我挂号的妇产科医生就住我隔壁，请问我可以去敲他们，问他为什么我的姨妈不规律吗？

我盯着那张脱下口罩帅得鬼斧神工的脸，鬼使神差地，冲他提起我的宵夜，并不过脑子地，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

「要吃吗，我多买了一盒，里头有两串腰花和三串韭菜，补肾的。」

不出所料，他看我的眼神，活像在看一个二傻子。

我恨不得直接把舌头给咬下来。

隔壁防盗门在我面前砰地一声，关得死紧。

4

换了鞋子，给死党王小小打电话。

「我觉得我失恋了。」

对面诡异地沉默了半晌，然后礼貌而克制地问，「请问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我理直气壮。

「五分钟前，电梯里，我对一只手的主人，一见钟情。」

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

半小时后，王小小拎着啤酒，风风火火按响了我家门铃。

「你这不叫失恋，叫单方面意淫男人然后还对他进行了精神侮辱，别人没揍你那是他涵养好。」

「有图有真相，你说他帅得一笔，图呢？」

医院里他全程口罩，电梯里惊鸿一瞥，接着我就用两串腰花三串韭菜，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我和我未来老公的浪漫邂逅。

春天，是适合恋爱的季节。

然而我的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失恋酸腐气。

我和我的医生小哥哥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墙板，又像隔着千山万水。

王小小咬着烤串，化身恋爱导师，帮我一条一条梳理信息。

「你搬来这里多久了？」

「一年。」

「一年了，你没碰到过你邻居？」

「没注意。」

「隔壁有没有雌性出没过？」

「不知道。」

「隔壁干吗的？」

「妇产科医生，我今天刚挂了他的号。」

王小小看着我，恨铁不成钢。

「留微信了吗？」

我老实地摇头。

王小小不死心。

「那电话呢？」

我继续摇头。

王小小锲而不舍。

「名片你总拿了一张吧。」

我羞愤欲死，摇头×n

王小小仰天长啸，对我发出了发自肺腑的鄙视。

「我阅男无数，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朋友。」

我做小伏低，虚心求教斩男大法。

王小小一个枕头砸我脑袋上。

「明天早上六点，不，五点你就起床，蹲在楼梯间，就是守，也要把他的出门时间守出来。」

我举一反三。

「要不我现在就去楼梯间蹲着？」

王小小翻了个白眼。

王小小拿着我的电脑戳戳写写，为我量身制定追男神详细计划表。

并且把脱单计划投屏到了墙壁上。

我洗耳恭听，一一记牢，并定下八个闹钟，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王小小啃完我最后一串烤串，又风风火火走了。

我点头哈腰把她送上电梯，一回身，忽然一阵穿堂风刮来。

我家防盗大门，砰地一下，就那么在我眼皮子底下，无情无义地关上了。

而我，站在初春微凉的楼梯间里，没带钥匙，没带手机，还挂空挡。

身上所有的装备，包括且仅限于我的粉红兔珊瑚绒睡衣，和我的泰迪熊抱枕。

5

807 的大门打开得猝不及防。

暖黄色灯光从门内泻出来，医生哥哥那张可攻可受的脸，出现在了面前。

他应该是刚洗过澡，头发看上去湿湿的，晶莹剔透的水滴在发梢欲滴不滴，顺着轮廓分明的侧脸，滑落修长的脖颈，消失在睡衣 v 领的深处。

再往下，是衣服里看不见但令人遐想无限的胸肌腹肌人鱼线.....

同样是睡衣，我穿在身上，裹得像个粽子；他穿在身上，禁欲又修身。

我咕嘟一声，默默吞了口口水。

小哥哥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

我蹲在地上，老老实实回答问题。

「门关了，我没带钥匙。」

然后迅速补了一句。

「也没带手机。」

小哥似乎是叹了口气，侧身让出了门口的位置。

「进来吧。」

男神的房间就和他的人一样，看上去禁欲又规整。

医生小哥指了指沙发，让我坐。

而我的肚子很不合时宜地，咕噜叫了一声。

「没吃晚饭？」

我疯狂摇头，然后又拼命点头，想了想，继续疯狂摇头。

并告诉男神我不饿。

小哥哥站起来往厨房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他笑了一下。

「西红柿鸡蛋面行不行？」

我抱着抱枕，一顿点头。

男神亲自下面，别说放西红柿，就是放一斤砒霜，我都能吃进去。

男神家的厨房做成了开放式，我假装看电视，实则隔三岔五透过玻璃门，尽情视奸医生小哥做饭的销魂背影。

鲜红的番茄炒出汁水，新嫩的鸡蛋煎得刚好，面条软硬适中，葱花欲语还休。

在清汤的热气中若隐若现蒸腾出的，不仅仅是面条的美味，还是我和男神扬帆起航的新开始。

我举着筷子，在心里不停祈祷。

让过敏反应来得再慢一点。

是的，我番茄过敏。

在医生小哥的注视下，我缓缓挑起一筷子面，英勇地送入嘴里。

一碗本该小鹿乱撞的面，硬是被我吃得心急如焚。

不焚不行，脸痒着呢。

我这边祈祷医生小哥家灯光昏暗，他看不清我的脸；那边医生小哥迅速抬手，在我脸上摸了一把。

我：？？？

我还没动手呢，男神先揩我油？

接着我就感受到了，来自身下，医生小哥胸腔的震动。

「你脸过敏了。」

医生小哥突然呼啦一下站起身来，转身进了卧室。

我顶着一张红肿脸，站在男神家客厅里，十分茫然。

卧室门再次打开时，医生小哥穿戴整齐，冲我伸出手。

「走吧。」

我感觉我心都凉了。

进男神家门还没俩小时，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我饱含热泪地，离开了这块让我想长久逗留的土地。

然后就一路被医生小哥带进电梯，扶进车库，塞进副驾。

6

我表示非常茫然。

「这是去哪？」

男神系完安全带，一扭车钥匙。

「医院。」

咦？

到了医院，挂号都省了。

因为去的是他本医院。

我眼睁睁看着他和急诊医生简单交流了两句黑话，接着堂而皇之地在电脑前坐了下来，登录自己的医生账号，建档开药一气呵成，末了手机扫码缴费。

全程别说挂号，我连嘴巴都没来得及张一下，药就已经到手了。

因为人急诊医生还帮他去了趟药房。

不仅替他去了药房，临走的时候还欲语还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看着我的眼神意味深长。

当然，这些我都已经不太想关心了。

一直到他带着我离开医院大门，我满脑袋转悠的只有一个念头。

下次复诊，我直接来医院挂他急诊行不行？

这也忒方便了。

小哥哥看着我一脸如丧考妣，又补了一句。

「我就住你隔壁，你要复诊，过来敲我们就行。」

「穿睡衣也可以，夏天的比较好。就是，别再挂空档。」

我：！！！！

我觉得我耳朵应该没幻听。

我和我家男神第二次相遇，他给了我一张，通往他家的长期门禁卡。

并且嫌弃我，穿得太保守？

7

最后还是医生小哥帮我打电话找开锁，师傅一边换锁，一边絮絮叨叨吐槽。

说像我们这种小情侣同时被关外头的情况，他一月碰好几回。

我的重点在于小情侣，其他一概不往心里去。

因为，医生小哥就站在旁边，他也，没！否！认！

换锁换得我喜气洋洋，满面红光。

男神付钱，我拿钥匙。

然而门刚打开，我就傻了。

王小小帮我写的倒追男神攻略，此刻还安安静静投屏在客厅的墙上。

而我的电脑，长期不锁屏，所以.....

男神进门的时候，那份撩汉攻略，还正正地，打在墙上。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那什么，我朋友写小说的，这是她的大纲，大纲。」

男神好像是看了一眼，又好像是没看。

半天，给了我一个评价。

「你朋友小说里的女主角，比你聪明点。」

我扑到沙发上拿起手机，打开二维，试图引开男神的注意。

「加个好友吧，我还你钱。」

男神面无表情。

「这个.....好像我做不到。」

我心如死灰。

男神抬抬下巴，示意我自己看。

「你给我的是付款码。」

最后我是怎么和男神加上的好友，我已经知道了。

我是怎么把男神送出门的，我也不知道了。

只记得出门前，医生小哥看着我，欲言又止。

「不舒服就给我发消息，打语音也行，电话我写在药盒上了。」

然后还补了一句。

「我电话不关机，睡得挺浅的。」

走的时候，他还帮我关上了门。

他走了没几分钟，微信叮地一亮。

「早点休息，明天七点，送你上班。」

送我上班？肯定句，没问我意见。真·霸道医生！

我直呼呜呼，果断把他微信备注改为攻略对象，闭眼睡觉。

过敏算个球，如果过敏能换得男神天天嘘寒问暖，还车接车送，我恨不得我连空气都过敏。

8

王小小约我晚饭火锅局，目的是仔细盘问我推倒男神的进展。

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她，并表示今晚我还要跟男神约会，没空。

的确是没空。

为感谢男神，我特意买了蔬菜沙拉，打算给赵初年的晚饭添个菜。

然而巴巴从下班回家就蹲守在门口，一直等到晚上九点。

赵初年还没回来。

我干脆连门都不关了，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抱着手机想给他发微信。

敲你好，删掉。

敲在不在，删掉。

敲药多少钱我转给你，还是删掉。

穷极无聊，最后点进他朋友圈，拉到最底下，从下往上翻。

不是医学论坛，就是院所宣传，再不就是医学文章科普转发点赞。

唯一一个异类，是他搂着一个肤白貌美、腿长腰细的小姐姐，笑得阳光灿烂。

看定位是在本市名胜秋名山。

再仔细看一下，小姐姐就是我照 B 超时，给我递纸巾的热心护士姐姐。

男神有女朋友了？

说不定都不是女朋友，是老婆了。

因为那条朋友圈显示是在一年前。

我抱着手机，耳边叮地一声，不是电梯上行的声音，是我少女心碎了一地。

「你怎么坐在门口？」

赵初年站在我面前，弯腰看我。

我下意识把手机一锁，摇头。

「没事没事，就想看看你回来了没，昨天的药费还没转给你呢。」

赵初年往我黑漆漆的手机屏幕上瞟了一眼。

「没多少，过敏怎么样？」

我哦了一声，给他现场表演了一场左右开弓打脸大会。

「没事了，都消肿了。」

赵初年又看了看我的脸。

「注意点比较好，来我家吧。」

然后还特意补了一句。

「记得带钥匙。」

我疯狂摇头，抱着凳子往家里跑。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大晚上的，你女朋友看到不好，我就不去了。」

追男神可以，但撬墙角这种事情我还是干不出来。

赵初年一把拽住我胳膊，「什么女朋友？」

我滑得和条泥鳅似的，哧溜一下从他手里钻出来，砰地一声关了大门。

赵初年在外头敲门。

我在里头装死。

画面像极了电视剧。

女主角得了绝症，然后跟男主角分手，防盗门一关，女主角靠门坐着泣不成声，门外男主角拿头哐哐撞大墙。

不过我肯定是没有泣不成声，门外男神肯定也没有拿头跟墙过不去。

我坐在地上，盯着桌上一个金灿灿的摆件发呆。

不是我想盯，实在是那玩意儿摆在桌上挺显眼。

土豪金上通红通红四个大字，见义勇为。

底下还刻上了派出所的分局名字。

从审美上来说，我其实不是很想给它摆在桌上。

只不过这玩意儿沉甸甸的，放得又稳，拿来压纸，简直完美。

我生平第一次运用我的运动神经见义勇为，不是抓小偷，而是抓人贩。

追人贩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多想，一脚把人贩踹倒在地的时候，甚至还隐隐觉得我帅爆了。

一直到王小小陪我去派出所录口供，我才开始后怕。

我一个独居女性，万一人贩子还有同伙流落在外，给我惦记上了可怎么好。

所以我直接拒绝了事主当面感谢的要求，并拜托派出所把我信息给保密了。

最后，事主托派出所送来了这么个实心人造水晶奖杯。

淘宝定制，三十八元包邮。

敲门声响了十来分钟，最后还是停了下来。

隔壁家的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特别明显。

门被打开，然后再关上。

我只感觉浑身上下的力气也随着那声关门，被抽了个干干净净。

9

王小小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天和男神的约会怎么样。

我握着手机，问她今天的火锅局还算不算数。

死党不愧是死党，一句话就听出了不对劲，当场踹掉她的小奶狗，过来陪我海底捞。

我言简意赅地给她描述了一下，什么叫一阵风引发的惨案。

王小小听完，冲我竖起一根大拇指。

「就你这操作，都能跟他勾搭上，他还给你做饭，送你就医，包你售后，要不是你刚才说他有女朋友，我都觉得他对你有意思。」

我否认三连。

「不可能，他没有，就是职业病。」

医生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过敏无动于衷吧。

他纯粹就是职业素质好，道德水平高。

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男朋友。

王小小摸着下巴，继续对我穷追猛打。

「那你是咋发现他有女朋友的？」

我把相册打开，给她看截图。

帅哥美女，四条白生生的大长腿，就连王小小都瞬间柠檬了一把。

这还用得着我多说？

王小小看着我，痛心疾首。

「你居然现在才去翻他朋友圈？」

我表示我那纯粹是被美色迷了眼，完全忘了这一茬。

王小小给我判了死刑，「你就好好单着吧，老老实实相亲，靠你自己撩男人，没戏。」

隔壁桌非常恰到好处发出几声笑。

护士小姐姐从隔断小花盆后头绕了出来，看着我笑咪咪。

赵初年的脸就在护士姐姐旁边。

俩人并排坐着，我恍惚中，好像看到了颜值天花板。

简直配一脸。

杀伤力极大。

赵初年绕过隔断，走到我身边。

「往里让让。」

我老老实实给挪屁股。

好像还带着一丝消毒水味儿的男人直接坐了下来。

「不是说了，你过敏要吃清淡。」

我拿筷子往油碟里戳。

「忘了。」

护士小姐姐把脑袋凑到王小小耳边嘀咕了两句。

然后这没良心的就见色忘义，眉开眼笑地坐去了隔壁桌。

俩人还喊来服务员，换了个台，离我离得远远的。

我差点没把脑袋埋进火锅汤里。

赵初年往桌上摆出一张身份证，接着在第一张身份证旁边，摆了第二张身份证。

我斜着眼睛偷瞄。

第一张身份证，性别男，姓名赵初年。

要么说男神就是男神，身份证照都好看。

第二张身份证，性别女，姓名赵初云。

嗯？

怎么跟男神名字是一套？

最关键的是，照片上那张脸，也很好看。

好看得跟护士小姐姐一毛一样。

赵初年慢条斯理地给我解释。

「那是我姐，亲姐，她儿子都四岁半了。」

「那天给你看急诊的，是我堂哥，已婚。」

合着你全家都一个医院上班。

我一把抢过身份证，又是侧光又是抠表面，拿出鉴定人民币的架势，试图鉴定证件真伪。

男神在旁边给我加注解，「是真的。」

我看看身份证，又看看他，再看看身份证，心花怒放。

当然，嘴上我是不会承认的。

「你跟我说这个干吗？」

赵初年从我手里拽过辣碗，换了个干净油碟，

「告诉你我没女朋友，也没结婚。」

我默默往卡座角落里缩。

赵初年继续承担了话题担当。

「我今天临时加了台手术，所以回来晚了。」

我一边往嘴里塞金针菇，一边偷瞄赵初年。

修长的手指配上冰冷的手术刀，那画面感，简直了。

「回去我来你家，抗过敏药我看着你吃完。」

我往嘴里塞虾滑。

「明天我继续送你上班？」

我把清汤锅里象征性的食材全捞完了。

赵初年看着我叹气，「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

我装死失败，被逼得不得不开口，「同意什么？」

「同意明天我送你上班。」

我：.....

就这？

你身份证都掏了，就给我听个这？

我还以为你要说同意我们原地结婚呢。

白高兴了。

这顿火锅，我主吃，赵初年负责给我涮菜，一顿饭吃得我尴尬得，能抠出个三室一厅。

更何况拐角那桌，护士小姐姐和王小小两双精光四射的八卦之眼，只差没把我这桌给瞪穿了。

直到赵初年问我吃饱了没，我从善如流，表示吃得很饱。

他抄起平板来要结账。

这我能同意？

那一瞬间我手速暴涨，扫码输密码一气呵成。

而为了抢单用力过猛，我整个人基本上是扑在平板上的。

平板在赵初年手里。

四舍五入，就好像我在他怀里一样。

王小小冲我比大拇指。

那意思我知道，姐们儿牛。

赵初年好像是笑了一下，又好像没有。

他喊我回家，我濒死挣扎，说要跟死党交代一声。

然而反抗未果。

不仅反抗失败，反而还一脚踩滑，结结实实把自己摔在了赵初年腿上。

赵初年往王小小那桌看了一眼，告诉我，我的死党跟她的姐姐一见如故，二人决定在此把锅言欢，再吃一轮。

我决定回去就拉黑王小小这根墙头草。

赵初年一路扶着我往电梯走。

嗯，就是我想的那种扶。

他一手托着我胳膊肘，一手虚揽我的腰，隐隐还有点以借力为借口，把我往他怀里带的趋势。

我偷摸动了动脚踝，不痛不肿，「脚没事。」

赵初年哦了一声，我腰上悬着的那只手松开去按电梯，另一只手改扶为牵。

电梯里就我跟他两个人。

观光梯外星光璀璨，灯火通明。

观光梯内他就站在我身边，胳膊若有若无地贴在我身边，圈住我手腕的手掌干燥有力。

一时之间我竟然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回到家，丫又很自觉地跟着我进了屋，还坐在我旁边，一边倒水拿药，一边跟我闲聊天，语气还贼轻松。

赵初年盯着我吃完药，完了还特顺手地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好了，早点休息，明天早上七点我来叫你。」

说完这句话，悠哉悠哉地回去了。

10

我一头雾水地掏出手机给王小小发微信。

我：你不是人！你没有心！

小小爱吃酸菜鱼：你个大屁眼子！就这种来往程度，说你们没有半年以上的奸情，老娘都不信！

我：我用你的人品对天发誓，我去医院是头一回见他，他还戴了口罩。

小小爱吃酸菜鱼：不，我不信，从今天开始，你在我心里不是顾小秋了，你是顾钮祜禄氏心机秋。

我问她赵初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方回了我个白眼，说这是想泡我的意思。

我：！！！！

我觉得这真的不可能。

除了言情小说，而且是古早言情小说，现实中没有哪个女主角能靠着卖蠢来得到男神青睐的。

凭什么？

就因为我住在他隔壁？

王小小问我是不是有病，指责我太过于凡尔赛。

有这么个优质汉子追我，我居然还患得患失了。

并表示换成她，现在就去敲男神房门，假装浴室坏了借厕所洗澡，

再假装忘带浴袍成功拿到男神睡衣，

再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来一场源自生命的干柴烈火大和谐。

好吧，我承认我怂，我不敢。

王小小说我送上门的男神不立刻扑倒，这年头居然还想着放长线钓大鱼。

小心鱼跑了哦。

我抱着手机，内心天人交战，要不要试试王小小说的方法。

但总觉得这跟我风格好像不太合适，更何况我又不是没在他面前穿过睡衣。

王小小给我极力鼓吹睡衣大法好，从男性天然的保护欲说到征服感再说到荷尔蒙多巴胺，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试试我不亏。

最后，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拔了热水器的插头，然后给赵初年发消息，说我热水器放不出热水了。

三分钟后，我家门被敲响。

赵初年拎着一个工具箱走了进来。

「哪坏了？」我当场傻了。

他一个学医的，为什么还能修热水器？

我支支吾吾说放不出热水。

赵初年先去厨房关了水阀，然后看了一眼我家热水器。

接着面无表情地帮我插上插头，示意我去开水阀，再试试。

我羞愤欲死，表示不用试了，是我忘了插插头。

赵初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赏了我五个字。

「床上躺着去。」

我：哎哎哎？

热水器不是修完了吗？

我一脸迷茫，看着赵初年。

他大大方方地看着我，不仅看着我，还一步一步往我面前走。

我抄着我的小抱枕，就这么被他逼到了墙角，又转到了卧室，最后被按着坐在了床上。

赵初年俯下身子，嘴唇贴着我的耳朵，声音带着些喑哑的磁性。

「不要关门，等我一下。」」

我缩进被子里，面红耳赤，脑内全都是脖子以下不可描述的酱酱酿酿画面。

赵初年往自己家转悠了一圈，不知道拿了个什么东西过来。

男神的手隔着被子在拍我的背。

「你自己来还是我来？」

我死抱着被子不撒手。

被子外头是包装被拆开的声音。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被撕了下来。

再然后，一只手把被子掀开了一个角，另一只手伸进来。

把暖宝宝，正正贴在了我的衣服上。

我：？？？

我裤子都打算脱了，你就给我贴个暖宝宝？

我呼地一下掀开被子。

赵初年抖着肩膀笑了个够，又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

半晌，对面的男人轻轻叹了口气。

把手放在我脑袋上，呼噜了一下我原本就挺乱了的一头毛。

「本来不想这么快的。」

哎？

什么这么快？

我十脸蒙圈。

赵初年就又叹了口气。

「早点睡吧。」

这回轮到我急了。

「你话别说一半，到底什么这么快？」

11

然而赵初年是铁了心不回答我这个问题，转而继续跟我叨叨些有的没的。

话题转移得特别溜。

我再问，他就跑了。

连工具箱都没拿。

反而是微信上连跳了好几条消息。

攻略对象：明天七点给你电话，早点睡。

攻略对象：周末我调休，星期六有空吗，一起去爬山。

攻略对象：上午去行不行？

我捧着手机，研究他给我发的消息，想从字缝里看出点什么蛛丝马迹。

半小时过去了，我什么也没研究出来，反而把自己给看睡着了。

结果我这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

赵初年给我打了四通电话，愣是没把我叫醒。

我估计他还过来敲了我家房门。

因为当我鸡飞狗跳刷牙洗脸穿衣服一顿操作猛如虎，打开门想要往外冲的时候，放在门口的早餐被我一脚踢飞，洒了一地。

小米粥小笼包外带一杯豆浆和一根油条。

全部，横尸当场。

没眼看.....

我不仅没眼看，我还没时间看。

早高峰挤个地铁你试试？

没有全挂子武艺你都挤不进去。

身为社畜的悲哀啊。

偏偏赵初年还在微信上问我早饭吃了没。

我打碎牙往肚里吞，乖乖巧巧回复他，吃了。

还给他回复了个可爱笑脸，以表谢意。

王小小特别八卦地发来慰问，问我借花洒计划实施起来感觉如何。

我果断转移话题，说男神约我周末爬山。

王小小大喜过望，有一种老母亲嫁女的悲伤。

酸丢丢地跟我说自己养的白菜被猪拱了。

临到星期五晚上，丫还在微信上对着我千叮万嘱，面膜敷起来，粉底擦起来，美容觉睡起来，最重要的一点是。

闹钟定起来。

我在王小小的视频监督下，把八个闹钟，分别藏在了卧室的八个角落，隔五分钟响一个，保证能起床。

事实证明，人一旦心里装着事儿，其实第二天早上，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闹钟。

第一个闹钟才响一声，我就从床上蹦哒起来了。

收拾完之后，我甚至还去楼下买了两份早餐，拎着给赵初年送过去，顺便问问他咱啥时候出发。

门一开，是拾掇得清清爽爽的男神。

秋名山号称本市休闲胜地，撮合情侣无数。

因为半山腰上有一个圣贤亭，乃本市婆婆妈妈自发形成的，牛郎配交换信息挑媳妇选女婿大型人口交易市场。

我背着我的小双肩包，神清气爽地和男神走在蜿蜒山道上。

身边走过的，不是春心萌动的大学生男男女女，要么就是狂撒狗粮的夫妻情侣。

更有甚者，还有拎着婚姻战利品过来耀武扬威的老夫老妻。

春天，是一个适合恋爱的季节。

周围到处弥漫着一股想要交配的蠢蠢欲动。

我和赵初年，从天气聊到电影，从娱乐聊到工作，再从工作聊到我个人的健康保健，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融洽，那么的.....

猝不及防。

因为我看见迎面冲我撒丫子狂奔过来了一条大金毛。

长得特别面熟。

尤其是它脖子上的项圈儿，简直跟我上星期淘宝买来孝敬豆豆二小姐的一模一样。

在金毛后头，跟着的，是前来遛狗的，赵女士。

我亲妈。

而就在那一瞬间，赵初年突然，毫无征兆地，把我的手，拉到了他的手里。

豆豆小姐围着我撒欢，又是蹭腿又是摇尾又是吐着舌头冲我笑。

赵女士看看我，又看看牵着我的赵初年，手里的狗绳都掉地上了。

赵初年特别淡定地迎上去。

「阿姨您好，我叫赵初年，是秋秋男朋友。」

我：！！！！

说完他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满眼都是笑。

「如果秋秋同意了的话。」

我：！！！！

赵女士特别淡定地捡起了狗绳。

「那她同意了。」

我：！！！！

赵初年一手牵我，一手牵狗，和我的亲妈赵女士，在春光明媚的山路上，谈笑风生。

我脚步虚浮，脑袋发蒙，一直到爬到山顶，赵女士热情邀请赵初年来家里玩的时候，都没能回过神来。

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

为什么明明只是和隔壁男神一起出来爬个山，会演变成丈母娘看女婿的大型社死场景？

赵女士甚至还拉着赵初年，和我一起，带上豆豆，在山顶上，拍了一张风景如画的照片。

并第一时间上传朋友圈。

配文字：今天见到女儿的男朋友了，果然特别优秀。

七大姑八大姨第一时间冲上点赞，纷纷称赞小伙子一表人才，我捡到宝了。

登顶之后，赵女士表示要带豆豆从另一边下山回家，交代赵初年带着我好好玩。

临走前还特意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头我微信上就收到了来自母上大人的死亡威胁。

赵女士：好好干，放跑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我怀疑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赵初年才是赵女士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

赵女士带着豆豆春风得意地退场。

赵初年牵着我往山下走。

我试着把我手往外抽了抽。

没抽动。

我又试着甩了甩。

还是没甩动。

赵初年还问我，「阿姨说让我去你家玩，你看星期天行不行？」

口气特别轻描淡写。

我干脆停下脚步，瞪着他，「你刚刚跟我妈说什么呢？」

赵初年面不改色。

「说了一下我工作单位，还说了一下我家庭条件。」

「哦对了，我还给阿姨约了套体检，就在我们医院健康中心，她星期一过来直接找我，我带她去。」

我把他跟我连着的爪子举了起来。

「我说第一句。」

赵初年看了两只手一眼，笑咪咪地，把交握的手势，改成了十指扣。

「我说我是你男朋友，如果你同意的话。」

然后第一时间补了一句。

「阿姨同意了，那你呢？」

我脸爆红。

丫笑起来真是太让人没有抵抗力了！

然而赵初年并没有给我过多的反抗机会。

「你不说话的话，我就当你同意了。」

我：.....

不，我想说话。

但是我的舌头非常成功地阻止了我内心的呐喊。

赵初年又呼噜了一下我的脑袋，牵着我继续往山下走。

「阿姨说今天叔叔也在家，要不我们晚饭就回家吃吧。」

我：？？？

你给我说清楚一点，什么叫回家吃，回你家还是回我家，还是回我妈家？

我脑袋一片混乱。

赵初年又给了我一个选项。

「还是今晚你来我这儿，我给你做饭，明天再去你家拜访？」

我特别没骨气地说了一句。

「做饭不要西红柿。」

赵初年就笑。

跟男神认识的第五天，男神约我去爬山，顺便见了一趟丈母娘，然后，就跟我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总觉得有哪里好像不太对劲，但是我又说不出来。

12

赵初年领着我去超市逛了一圈，买了一大堆菜，然后给我安置在沙发上，说：

「看电视还是刷平板还是玩游戏，随你。」

我看着他在厨房忙碌的背影，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我还是给你帮忙吧。」

赵初年按着我的肩膀把我往门外推，临到门口，又停了下来。

男神家的厨房虽然是开放式的，但做了一个玻璃推拉门的隔断。

赵初年推着我往外走的时候，稍微走歪了一点。

没走到推拉门的开口，反而差点给我怼到了玻璃门上。

也就是，我面对着玻璃站着，男神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一只手按在玻璃上。

看上去就像他整个把我圈在怀里一样。

然后，赵初年微微低头，像是对着我耳朵吹气一样，说：

「怎么说也是我第一次给你做饭，你要来帮忙，我会误会咱俩都已经老夫老妻了。」

有认识一个礼拜就老夫老妻的吗！

你在医院的时候怎么没这么会撩！

我落荒而逃。

赵初年一边切菜一边笑。

那顿饭吃得我食不知味。

的确是食不知味。

因为我就着他那张脸，整整吃了三大碗。

桌上所有的盘子最后都空了，赵初年送我出门的时候意有所指地说了一句。

「嗯，的确挺好养活的。」

我：.....

这日子还能不能好好过了！

我反手想推了一把，结果反而被他捞住手腕带到怀里。

再然后，一个轻轻浅浅的吻就落到了我额头。

「晚安，早点休息。」

最后我是飘回去的。

满脑子想的都是赵初年最后在我额头上下的那个蛊。

王小小八卦地发来消息，问我最新进展。

而我则告诉他，明天我和男神回家拜见赵女士和顾先森。

王小小就回了我两个字。

卧槽。

其实我也挺想说这两个字的。

在认识一个星期之后，我跟男神的关系，居然从老死不相往来变成了登堂入室。

这速度，比高铁还蹿得快。

13

大概是为了照顾我的起床气，第二天赵初年九点才过来敲我的门。

自带早餐。

早饭才吃到一半，我就收到了赵女士热情洋溢的问候。

从昨天我们进展得怎么样，到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到家；从小赵喜欢吃什么，到今天就是来做客让他千万不要带礼物。

方方面面交代了个仔仔细细。

手机漏音有点大，我干脆开了个免提。

等赵女士讲了个痛快，我才告诉他，她口里的小赵就坐在我旁边。

赵女士的声音瞬间就变了。

一边问赵初年喜欢吃什么，一边让他不要着急慢慢来，还叮嘱他别紧张。

赵初年——答应，一脸温良恭俭让。

赵女士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

赵初年等着我磨磨唧唧把早饭全吃完，又等着我磨磨蹭蹭换衣服。

最后我实在是找不着借口了。

他还替我拿了钥匙。

后来赵初年跟我说，我回我自己家的表情是慷慨赴死，而去他家时，就已经变成了破罐破摔了。

赵初年在我家，得到了赵女士和顾先生最高规格的接待。

顾先生为此甚至开了一瓶自己珍藏已久的飞天茅台。

两杯酒下肚后，餐桌上的话题变成了我和他什么时候扯证什么时候办酒什么时候三年抱俩。

我觉得但凡多给我爹一碟花生米，他都不敢这么说。

一顿饭在赵初年极尽完美的绅士风度之下，吃得是宾主尽欢。

赵女士给两个老爷们儿上了一个果盘，然后拉着我进厨房。

「你跟他怎么回事？」

「我去医院挂号看姨妈不调，然后挂到了他的号。」

「然后呢？」

「然后他发现他住在我隔壁。」

「所以呢？」

「所以就认识了，一起去爬了个山。」

「爬完山之后？」

「爬完之后就在这儿了。」

赵女士：.....

虽然我不想承认，但赵女士看着我的眼神，只传递出了一种信息。

我瓜子都准备好了，结果你给我听了个寂寞。

客厅里的话题已经进展到了彩礼和嫁妆以及三金买哪个牌子上去了。

总算顾先生残存的理智还在告诉他，我是他亲闺女，不是路边摊上的大白菜，逮着个人就好贴钱送出去的。

赵初年把我亲爹哄得服服帖帖，又把我亲妈说得眉花眼笑，信誓旦旦他对我一见钟情，这辈子非我不娶。

临走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对酒两条烟，一箱牛奶两盒茶叶，放在了我家门口。

我瞅着赵女士，觉得她很有点想当场让我拿了户口本跟赵初年去民政局的意思。

回去的路上，赵初年问我下星期去不去看电影。

我本着爬山已经爬得这么刺激了，总不至于看电影还能出么蛾子的精神，不怕死地一口答应。

但事实证明，你不能用常理来推断钢铁直男的脑回路。

他真的能给你整出么蛾子。

我和男神的第一次约会，以爬山开始，以见我爹妈终止。

而我和男神的第二次约会，以拉小手看电影开始，以见他爹妈为终止。

是的，就是他爹妈，我名义上的准公婆。

14

我和赵初年认识的第二个星期，他堂而皇之地，把毫无准备的我，带去了他家。

那天看完电影后，他给了我两个选择。

是去他家吃饭，还是去商场逛街。

这里，赵初年非常心机地使用了「他家」这个模糊的概念。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回他自己的家，还是像上次一样，二人世界，他做饭给我吃。

如果能在饭前饭后开一发小车，亲亲抱抱举高高什么的，就更完美了。

结果丫根本没有带我去超市，也没有带我去到任何一个可以买菜的地方。

而是直接开着车，把我拉到了一个陌生小区。

如果不是我知道他的工作单位，都以为丫是人贩子在拐带花季老少女。

上电梯的时候，我还傻了吧唧地问他什么时候买了二套房，当医生工资都这么高的吗。

结果他连钥匙都没掏，直接按响了门铃。

里头热热闹闹一家子人，齐齐整整的场景，尽情地，轰炸着我核桃仁大小的脑子，和我画风清奇的世界观。

被赵初年叫姐的护士小姐姐，给我拿拖鞋。

被赵初年叫姐夫的稳重男士，跟我握手。

被赵初年叫乐乐的小男孩，冲过来抱着我的腿说，小舅妈你可算来了。

还有从厨房里伸出脑袋来，被赵初年叫妈的阿姨，慈眉善目地跟我说随便坐。

以及从书房里走出来，被赵初年叫爸的叔叔，笑咪咪地领我坐沙发。

我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坐在沙发上，跟坐在刀山上似的，对面问啥我答啥，纯凭本能，不过脑子。

就是我总感觉乐乐长得挺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直到男神的母上大人在喊吃饭，一桌子的硬菜铺得满满当当，甚至隐隐有压过我家接待赵初年规格一头的意思。

餐桌上四大一小，轮番上阵，劝我多吃点。

一餐饭吃得我如坐针毡。

乐乐吃到一半嚷着要去商场坐小火车，护士小姐姐扯着儿子带着老公抱歉地跟我说了一声，风风火火带着儿子跑了。

母上大人说自己约了美容院精油开背，对方已经催了好几回了，也没法再陪。

至于父上大人，说自己和隔壁老王约好了下残局，肯定也等急了。

一大桌子人，走的走跑的跑，最后只剩下我和赵初年。

我感觉有点尴尬。

赵初年问我还吃不吃。

我拍拍已经溜圆的肚子，默默地摇了摇头。

赵初年就又问我要不要看电视。

我寻思着才刚看完电影，再次拒绝。

赵初年最后问我要不要去他房间休息一下。

我想了想，所谓饱暖思淫欲，去一趟我也不吃亏。

赵初年把他的房间给我从里到外全介绍了一遍，顺带语音朗读了一遍他的个人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在哪读的高中，在哪上的大学，拿了什么奖项，最近在做什么科研。

一开始我坐在他床上，他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主要是方便他随时去给我拿各种道具。

比如奖状册，比如工作证，再比如大学时做的大型模型。

再然后，就变成了我坐在他床上，他也坐在他床上，就坐在我身边。

我跟他之间，就隔了一艘大大的模型航母。

其实这么说也不正确，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那艘航母并没有直接横在我俩中间，因为我跟他还有航母之间，形成了一个不等边三角形。

我和他交汇成三角形顶点，航母是三角形对边。

他给我讲解航母的各种组成要件，然后我跟他的距离就越离越近，越离越近。

等他讲完，我顺嘴问了一句。

「这你拼了很久啊。」

问的时候我扭得挺自然的。

然而扭完我就僵了。

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以至于我的鼻尖隐隐擦着他的鼻尖。

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他的呼吸喷在我皮肤上。

一下一下，一凉一热。

赵初年看着我的眼神，里面仿佛有星星，又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炽热而又专注。

事实证明，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跟脑袋的清醒程度，成反比。

然后我就看到，丫跟我的距离继续接近，再接近，无限接近。

一直到嘴唇上温软湿润的触感传来，我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我跟男神，在他床上，接.....接接接接.....接吻了？？？

最关键的是，在他床上？

家里除了我俩，没别人？？

这算不算现实版的孤男寡女干柴烈火你侬我侬，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第一个吻轻轻浅浅，浅尝辄止，短暂而又急促，很有点试探的味道。

那一瞬间，我的脑袋里，完全就只剩下男神第一次给我开门，穿着高领睡衣，解开两颗扣子，湿着头发，又纯又欲的模样。

第二个吻跟着就来了。

明显这个吻比上一个就要有经验。

缠绵持久，厮磨轻吮，温柔中还有些急促与忍耐。

好歹我也是有三个前男友经验的人，虽然都是网恋，而且都还没奔现。

但这并不妨碍我看小黄文时会不自觉地积攒相关词汇。

比如说攻城掠地，比如说撬开唇瓣，比如说唇齿纠缠，又比如说你来我往。

赵初年蹭着我的嘴唇表面，嗦了很久很久。

久得我都有点等不起了。

于是我试探性地，稍微把嘴唇张开了一点。

不开窍。

于是我又试探性地，伸舌头舔了舔他的嘴唇。

我发誓，我真的只是试探性地，轻轻地，舔了一下，然后就立刻缩了回来。

然而就是那一下，我觉得我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赵初年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又好像经历了醍醐灌顶。

总而言之，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我把所有看过的小黄书和霸道总裁文里有关接吻的一切描述，统统都亲身经历了一遍。

他的手揽在我的腰上，我的人贴在他的怀里。

唇齿相交，缠绵悱恻。

他的呼吸急促而浓烈。

我尝试过挣开，捂着嘴巴说万一亲肿了，他家人回来看到怎么办。

然而这厮很认真地捧着我的脸看了一下，然后十分不走心地安慰我说没肿，接着就又恬不知耻地凑了上来。

以至于最后我是怎么跨坐在他腿上，手是怎么攀上他的背脊，又是怎么被他按着腰往怀里贴的，我都不知道了。

大门开得恰到好处。

我面红耳赤从他身上滚下来，揪了个抱枕坐到小板凳上。

赵初年微微俯身，凑到我耳边，「真可惜，还没够。」

乐乐元气满满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

一边跑一边喊舅舅。

赵初年若无其事地走出去，和护士小姐姐谈论今日份的养娃日常。

我缩在房间里，平复了半天，才跟着出去和人打招呼。

小孩子倒是真不认生，去坐个小火车还给我薅回来一份徽章，认认真真给我别在衣服上。

「小舅妈，咱俩一人一个，我特意坐了两回呢！」

赵初年很明显对乐乐的称呼非常满意，当场发了个红包过去，表示今天乐乐游乐场的费用他包了。

大概是护士姐姐通风报信，没过多久，阿姨的美容院项目也结束了，叔叔的棋友会议也完成了，一家子齐齐整整，打算做晚饭。

我拼死推辞无果，又被按着头，吃了一餐豪华晚宴。

临走时阿姨往我手上死命塞了一个红包，金额不明，但捏在手里又厚又重。

我拿出过年时小孩推拒红包的精神，大呼使不得，然而赵初年居然还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大地劝我收下。

好吧，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是收啊。

亲都亲了，抱都抱了，家里人都见完了，再端着好像也不太合适。

再说了，就赵初年这安排速度，我估他心里计算的下个星期的日程表上，大概率写的是双方家长见面商量彩礼和摆酒席的黄道吉日。

坐上车了才回过神来，跟赵初年说我第一次上门也没给拎个点水果带点糖，空着手还捞回去一个红包，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男神则表示废这客套做什么，早晚都是一家人，钱在谁兜里都一样。

15

王小小的电话来得恰到好处。

张口就指定让我赶紧过来某某酒吧救场，不要多问，过来就行，见面再说，必须打车。

赵初年特别上道，我这边听王小小噤里啪啦一顿说，他那边听清地址腾出一只手来开了导航，切道掉头。

我就不明白了，这货常年混迹酒吧，号称千杯不倒酒场女神，怎么就沦落到要找我救场了？

我这酒量，撑死也就三瓶啤酒，白的我连沾都不敢沾。

我去救她的场，估计也就是再给酒吧里多贡献一条醉酒的泥鳅。

地方挺好找，酒吧一条街，就是车位有点悬。

赵初年开着车在几个停车场里转悠了一圈，愣是没找着车位。

我给王小小打电话，这货不知道在忙些什么，连打了三个都没接。

我也没辙，只能让赵初年去找车位，我下车去找人，开上实时共享定位，等他停好车了再跟我汇合。

我按照王小小说的酒吧名，一路摸过去，在卡座找到了正在结帐的酒吧女汉子，和她身边瘫着的，烂醉如泥小奶狗。

「你这怎么回事？」

王小小也有点发愁。

「我也不知道他这么不能喝啊，才两瓶红的三瓶啤的两杯鸡尾酒，就这样了。」

我：.....

终日打雁被雁啄眼。

居然还真能被她碰上个连酒都不会喝的纯情良家民男？

我真诚地建议她，明天睡醒了去买张彩票，她要转运了。

小奶狗看着挺瘦，但再瘦的汉子，体重都得过一百一。

当一个一百多斤重的老爷们儿，瘫在椅子上毫无反抗之力的时候，光凭一个妹子，是真的拖不动。

我跟王小小一人一边，架着他家小奶狗往外走。

我终于知道这货为什么喊我来救场了。

丫喊的就是个免费劳工。

从酒吧出来有一个长长的巷子，我光顾着埋头扛人往前走，一直到前面三双鞋子把我们去路堵死了，才抬起头来。

标准的混混拦截酒吧出来落单女性配置。

王小小特别自觉。

扶着她家不省人事的小奶狗主动往墙角一蹲。

临走还特意嘱咐我，「别打出人命。」

我长叹一声，人生得损友如此，夫复何求。

我的运动神经遗传自我爹顾先生，而赵女士则坚持认为女孩子必须拥有自保能力。

所以初中时，顾先生就给我报了田径队，赵女士带我学了跆拳道。

成绩都还挺不错。

我短跑拿过初中组市竞赛银牌，跆拳道过后考到黑带。

论打架和逃跑这两件事，我还没输过。

当然，我是良家淑女，一般不打架。

赵初年停好车按着定位找到我的时候，我正按着最后一个混混在地上揍。

旁边躺着两个鼻青脸肿，捂着肚子站不起来的黄毛。

赵初年看看我，看看混混，又看看蹲在一边扶着奶狗的王小小，轻轻倒抽一口凉气，走过来蹲在我身边。

「你这么打不行。」

我：？？？

我总感觉这话说得哪里不对，但是我又说不出来。

赵初年在我旁边蹲了下来，轻声细语地指点我。

「你打他这个位置不行，容易造成脾脏破裂大出血。你往旁边打打，注意一下力度，出手要准。」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旁边两个混混的哭号声，好像突然变小了点。

丫甚至还抓着我的手，给我放到正确位置上，然后说：

「你就照这里打，指关节稍微突出一点，对对对，就是这样，对准这个点，发力打下去，又疼又没伤。」

我：.....

混混：.....

王小小：.....

一时之间，空空荡荡的小巷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赵初年甚至还替我检查了一下其他俩混混。

得出结论。

「没打出什么毛病，皮外伤，医院都不用去，自己买点药酒涂涂，喷点酒精消个毒，实在不放心，就再用点云南白药。」

完了还回头表扬我，「打得不错。」

几个小混混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互相搀扶着，连滚带爬地跑了。

看看，看看，什么叫做狠人。

说他狠人都不足以形容了。

这简直就是个狼灭！

赵初年甚至还帮王小小扶起了她家小奶狗。

「地址，去哪儿？」

王小小呆滞地，报出了她自己家的小区名。

我瞅了她一眼。

对方理直气壮地告诉我，回她家是自己主场，小奶狗就算是砧板上的肉了，随她处置。

我严重怀疑是她不知道小奶狗住哪儿。

赵初年医生气场全开，认真开车，不说话。

王小小在后排扶着小奶狗，战战兢兢，生怕他吐脏男神车子。

我坐在副驾驶，摸着手背装鹌鹑。

说实话，不常打架的结果就是，打完了之后混混全身疼，我手疼。

赵初年替王小小把小奶狗扔到床上，拉着我回家。

临进小区前去了一趟药店，买了一盒云南白药喷雾剂，就坐在车里给我喷。

「下次打架记得别那么拼，意思意思踹两脚就够了，不用上手。」

我：.....

一时之间，男神救死扶伤的医生光环，在我眼里，碎成了个渣。

「下次再有这种事，你坐车里，我去就行。」

我把头点出了小鸡啄米的架势。

就这业务水平，打架他才是专业的。

「不过最好也不要有了。」

我一声不敢吭，继续点头。

「你手伤了，我心疼。」

路灯昏黄的光和车中照明白光混合在一起，赵初年的眉眼隐藏在暖白交织的光线中，化在白药苦涩又清幽的味道里，温柔又专注。

我脑袋里的烟花瞬间又给炸了。

家住在隔壁的好处就是，可以走同一个楼层坐同一个电梯走同一个通道，最大限度延长分道扬镳的时间。

赵初年在我家门口停下来，等着我掏钥匙。

一边等一边笑，「这回不会又没带吧。」

我唰地从包包里掏出钥匙。

赵初年就靠在墙上等着我开门。

我知道他在等什么，我就是不说。

让他骗我去他家，也不说提前给我知会一声。

谁还没点小脾气了？

然而丫就这么跟着我，堂而皇之地进了我家大门，也没跟我打声招呼。

当然，进来之后，他迅速给自己的登堂入室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药我放你家，你自己记得喷。」

完了之后还特意补了一句。

「如果你想放我家也行，过来找我，我帮你上药。」

话说间人就已经顺势把门关上了，捎带手把我也按给门上了。

然后贴着我的耳朵，低低地说了一句，「我说了，还没够。」

妈蛋心机男。

我说他怎么这么痛快吃完晚饭就要拖着我家。

合着是回了家没人再来随便开门了！

铺天盖地的吻席卷而来。

他甚至一手按着我的肩膀把我抵在墙上，一手捂住了我的眼睛。

温暖干燥的手覆在我脸上，我眨眼睛时睫毛刷过他的手心，换来的是他在我嘴唇上更疯狂的碾压。

并且这货还无师自通地举一反三，舌头直接撬开我嘴唇，长驱直入牙关，纠缠我的舌头，并在里头肆意探索。

眼前一片黑暗的后果就是，我的其他感官格外敏感。

唇齿之间的交缠与暧昧，鼻息喷在脸上的灼热与急促，喘息响在耳畔的粗重和克制。

统统被无限放大。

而他居然还能还拉着我的手，一边让我双手环住他的脖子，一边把我抵在门上，手圈住我的腰，在让我的背不隔在门上的同时，还把我往他怀里按。

坚硬的胸膛压着我的身体，纤瘦的腰把我抵死在门背，长腿还不忘再给我施加一份压力。

最后我几乎是软在了他的怀里，所有的支撑借力，全挂在了他身上。

半晌，他终于意犹未尽地放过我。

把头埋在我颈间，温热的气息吹得我脖子痒痒的。

连带着我心里都像被一百只小羽毛刷过一样，又轻又痒。

「早点结婚吧，再来两次我就忍不住了。」

我觉得，大概是这一晚上的男神太过妖孽，又或者是这一晚的月色太过撩人，再不然就是这一晚我的晚饭吃得太撑。

总而言之，当赵初年贴着我的脖子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竟然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好。

就是这一句好。

赵初年差点没当场给我办在床上。

我被他亲得七晕八素，以至于最后他是怎么把我拐进卧室的，我都没反应过来。

我的卧室，我的床，我的被子，我的枕头，外带我的抱枕。

就是多了一个他。

男神那张可攻可受可盐可甜的脸在我面前无限放大。

摸着良心说，那一刻，我突然理解王小小说的那句。

管他结不结婚，先办了也不后悔。

事儿都到这一步了，措施不措施的我也不想管了。

干完再说。

然而赵初年把我放在床上之后，又把脸埋在我脖子里埋了半天。

接着他竟然给我盖好了被子，自己理好衣服站起来了。

是的他站起来了。

还是那副衣冠禽兽的死模样，就好像刚刚兽性大发的人不是他一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赵初年冲我说了一声晚安。

临走还给我带上了房门。

我看着空空荡荡的客厅，外带茶几上那瓶形单影只的云南白药盒子。

咬牙切齿。

裤子都打算脱了，你给我玩这出？

娘的男神心海底针，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16

我抱着被子在床上思考了小半个晚上，明明我和赵初年就见面了俩星期，为什么他这么快就把我搞定到了结婚日程上。

王小小给我的撩汉计划没用上不说，我反而有一种被他撩完了的感觉。

而我的这种感觉，在星期三下班之后，到达了顶峰。

由于赵初年还没脱裤子就临阵退缩的行为，我足足晾了他两天没回消息。

然后他就直接杀到了我公司楼下，堂而皇之把我从下班人群中拖了出来，直奔饭店包厢。

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了大型鸿门宴聚会现场。

我的亲妈赵女士，正在和赵初年的亲妈，相谈甚欢。

我的亲爹顾先生，正在和赵初年的亲爹，把酒言谈。

护士小姐姐在旁边笑语连珠。

乐乐正拉着赵女士的手，撒娇喊奶奶。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就被赵初年拉着，迅速入席。

那一刻，我承认，我的确是蒙了。

我的脑袋里只剩下了三个问题。

我是谁，我在哪，这是在做什么。

赵初年很快融入到了饭局话题当中，顺着赵女士的思路，一路从领证结婚说到婚宴办酒，再从婚纱照讲到彩礼嫁妆，涵盖内容之广，甚至包括了婚房选址和装修风格。

我在旁边一边剥虾一边听，越听越不对劲。

按照我和赵初年的相识进度来看，双方家人这次应该是头回见面。

但为何我爹跟他爹，默契程度如此之高。

而我妈和她妈，干脆熟得好像亲姐妹似的。

我借口尿遁，把赵初年拖出包厢，让他老实交代。

然而对方压根不吃我这套。

不仅不吃，还暗搓搓躲在消防通道里，把我按在了墙上。

「想知道？」

我使劲儿点头。

何止是想知道，我是非常想知道。

赵初年在我脖子上不轻不重地啃了一口。

「拿到证了就告诉你。」

我：！！！！

禽兽！

我表示他不老实交代我绝不同意领证。

然而下一秒，我的户口本内页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并且丫甩着那页薄薄的纸，告诉我，明天已经请好假了，我家亲妈亲自帮我挑的日子。

黄道吉日，宜出行，宜嫁娶。

接着完全无视我的反抗，把我重新拖回饭局。

我甚至觉得那吃的不是饭，是我的卖身宴。

赵女士看着我的目光，不仅仅是欣慰，更像是甩脱了一个超级拖油瓶的如释重负。

临出门还不忘拉着赵初年，殷切嘱托。

「我这个闺女啊，被我养得有点任性，小赵你要多让着她点啊。」

我差点没直接一头磕在饭店台阶上。

赵初年拉着我的手，给赵女士表忠心。

「秋秋不任性，就是任性我也喜欢。」

我：.....

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双方长辈就我卖身仪式达成一致协议，心满意足，各回各家。

赵初年牵着我的手，一路散步往回走。

我跟他身后小半步，有一下没一下的踩着他的影子。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嗯。」

「你们家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嗯。」

「那事儿我家是不是也知道？」

「嗯。」

「是不是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嗯。」

赵初年最后一个嗯字明显有点犹豫。

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你也不算完全不知道。」

哎？

我抬头看着他，一脸蒙逼。

「我就没想明白，你为什么看上我。」

赵初年也很迷惑。

「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你还没猜出来。」

我干脆不走了。

死赖在原地，他不说清楚我绝不回家。

赵初年就很无奈。

「你自己还把东西一直放桌上，我都以为你早就记起来了。」

我：？？？

我桌上东西多了，电脑触绘笔鼠标平板零食台灯小书架，我——
没欠稿二没加班三没不良嗜好，我还能忘了什么？

赵初年叹了口气，揉了揉我头发。

「你桌上那个奖杯，还是我去找人定做的。」

我：？？？

我：！！！！

大概是看我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于惊讶，赵初年终于大发慈悲，
做了回人。

「当初本来是想让乐乐认你当干妈的，后来我想了想，你还是
当他舅妈比较好。」

我十脸震惊。

我说怎么看乐乐有点眼熟。

三岁多长到四岁，还是个肉坨子。

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确是没见过他们一家子。

因为当年恐怕被人贩子报复，再加上从小老师教育做好事不留名原则，我推拒了好几次那家人的当面感谢请求。

再然后我就把这事儿给忘干净了。

赵初年一脸无赖。

「先说好，那天你是自己说好的，求婚这种事情没有反悔这一说，你现在想赖也赖不掉了。」

我勃然大怒。

「那天我就精虫上脑了，哪有求婚那么求的，那叫求婚？」

然而下一秒，我的手里就被塞进了一个小盒子。

里头钻戒在月光之下，熠熠生辉。

赵初年的眼睛，似乎也染上了月光一般，流光溢彩，温柔得让人几乎能溺毙在其中。

「我看你，已经看了一年零三个月又四天了，顾秋小姐，现在我诚挚地问你一句，以后我还能一直这么看着你吗？」

「以丈夫的身份。」

那一刻，我发现，我好像没办法说不了。

暗搓搓的船戏小番外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领证应该是个非常简单的流程，为什么赵初年非得请一整天的假。

不光他请一整天，他还自作主张，伙同我亲娘，给我也请了一整天的假。

然而等领完证之后我就懂了。

不仅懂了为什么要请一整天的假，我还无师自通了另一个词。

白日宣淫。

红本本到手还没等我捂热，我就被他一路带回了小区。

嗯，我跟他住隔壁的那个小区。

电梯里人还假模假式地问我，回谁家。

我一路忙着研究结婚证上我照片的精修程度，顺口回了一句谁家不一样吗。

接着我就被他牵进了他的卧室。

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窗帘已经拉上了。

事后我曾无数次后悔。

如果我能够早点预见到如今这个地步的话，我早饭一定，一定，要吃饱一点。

天知道了一个妇产科医生的体力为什么这么好！

不仅体力好，技术还贼牛。

按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他看的都是官方指导小黄书。

神特么官方小黄书！

简直就是禽兽。

该禽兽居然还道貌岸然地问我，要不要一起来看一看，好让我更了解一点我自己。

如果不是那个时候他不仅自己一丝不挂，并且还想把我也脱得一丝不挂的话，我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天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是上午十点，而我们从民政局回到小区，是十点二十。

然而等我能够爬起来下床的时候，手机上的时间，明晃晃的显示是，十四点四十三。

事实证明，想吃和真吃上很明显是两码事。

男神身材是真的好，体力也是真的好。

但我是真的无福消受。

最后我基本上是攀着他的脖子求他赶紧结束。

然而赵初年很显然是没打算轻易放过我。

「你还记得你发现我住你隔壁的时候，要请我吃什么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刚打算借口点外卖，爬下床打算离他远一点。

然而下一秒，我就又被他扯回了床上。

我摸着空空荡荡的肚子，愣了一下。

接着差点没直接把脑袋埋进枕头里。

赵初年把我扳正，抱着我，吻一路从耳垂，渐渐滑落到颈侧，再到肩膀。

「那个时候我就想告诉你，有的事情，你试一试，就知道了。」